

也 门 之 旅

——郑和故道行之五

范春歌

夜里十点步出也门首都萨那机场的时候，顿时被一大群腰间插着大弯刀的男人团团围住，许多双手拽住了我的行李。凭一路的经验，猜测他们只是争着帮我运行李，但这种近似霸道的热情，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只好像个护雏的母鸡似的抱着行李不放。

从沙特阿拉伯飞过来，没有通知新华社驻也门的记者来接机。此刻站在浓浓的夜色里，面对大群的抢运行李的男人，真有点后悔当时的决定。拉着行李又返回机场大厅，请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帮我找个司机，并顺便在市内找家旅馆。即便路上有什么意外，也会有人知道我搭的是哪辆车，寻找就容易。听说我是中国人，对方伸出两个大拇指连连说，中国和也门是最友好的朋友。挥手喊来一个腰间系着方格简裙的男人，让我跟着走。瞥见他腰间明晃晃的大刀，我仍有些发怵。据当年郑和随行人员的记载，这里的男人性情强悍。看来古风犹存。佩刀是也门的民俗，因此要在人群中找一个不佩刀的男人实在太难了，我别无选择。

一路上灯光稀疏，有的路段根本就没有灯，路途显得更加漫长。回想两小时前满城辉煌的沙特阿拉伯吉达市，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纪。当然两者也无法相比，一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则被列入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列。不由感叹，同处于阿拉伯半岛，贫富竟有天壤之别。

司机的英语水平不高，但很健谈，十句有五句我不懂，只能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内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他终于说首都萨那到了的时候，我怀疑他是否在骗人，窗外的街道简陋得像座县城。由他拐来拐

去将我带到一栋灯光昏暗的楼房前，显然是私家旅馆。

地处高原的萨那，阳光和西藏的拉萨一样透明亮丽。后来发现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城市的空气并没有我想像中的紧张，便大着胆子到街上走了一圈，愈走胆子愈大起来。萨那男人的服饰与我经过的其它阿拉伯国家不同，都喜爱上身穿件不系扣的西服，下身系条布裙，赤脚趿拉双拖鞋。我称为“西也合璧”。或许这种装束在这正时尚，街头拉板车的烤玉米的也规规矩矩地披件廉价西服。大小服装铺更不用说，几乎全开成了西服店。大热的天，还有人身上披着层层叠叠的西服，胳膊上也搭着十来件，沿街叫卖。让我想起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全民西服热的非常景致。虽然萨那男人的上衣很西化了，但还保留着在系着布裙的腰间佩刀的习俗。那是男人气概的标志，就连七八岁娃娃那纤细的腰间也斜插着一把大弯刀。因此街头的刀匠也多，沿路响彻霍霍的磨刀声。可是从也门人的脸上看不到暴戾之气，他们和善甚至有点腼腆，像在中国乡下遇到的那些朴实的农民兄弟。渐渐适应了的我，只是将大刀当做一道民俗风景欣赏罢了。

匆匆走过萨那街头的女人，黑袍飘飘，大多数女人仅露出一双美丽的眼睛。她们从十二岁起就要戴上黑纱裹起黑袍。虽然伊斯兰教是也门的国教，但对外国女性的衣着没有特别规定。因此我可以脱下沙特带来的黑袍，换上长袖衬衣，当然我没忘记在头上系条黑纱巾。

因为心情放松了，梦也轻松。然而有天深夜，突然被一阵爆竹般的响声惊醒。我起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撩开窗帘听清响彻夜空的嗒嗒声，才意识到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平生头一次置身于荷枪实弹的真实环境中，我乱了方寸，不知道这座城市接下来还会发生多久的恶战。

早晨才知道，昨夜全城开始了搜捕“恐怖主义分子”的大行动，逮捕三十多人，城市的

空气骤然变得紧张了。绘有迷彩的军用直升机在空中嗡嗡地盘旋，街头出现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我刚走出旅馆要去买张报纸，迎面涌过来举着条幅的游行队伍，他们激动地喊着口号，手臂在空中愤怒地挥舞，不少人还抖动着手里的长枪。我本能地拔腿就往回跑。跑进房间后，又开始责备自己忘记职业使命，又背着摄影包冲了出去。沿街店铺一时间呼啦啦全关紧了铁栅门，许多行人也加入到游行的队伍。我跑在队伍前面一会儿举起相机，一会儿举起微型摄像机，尽可能录下这些镜头。当时街上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我不知道这种举动有无危险，尤其自己是个不适宜在当地抛头露面的女性。游行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萨那的一个广场中心，从扩音喇叭里传出的鼓动演说震动城市的空气。我在喧嚣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拍摄，但没有谁阻止，还有的父亲扶着骑在脖子上、小手举着《古兰经》的娃娃，特意走到我的相机前留个影。后来有更多的人向我喊，让把相机也对着他们拍个镜头。用完所有的胶片和录像带，我气喘吁吁地返回旅馆，才发现衣服已经全部汗湿。

来到也门必定要去濒临红海的亚丁，因为当年郑和下西洋登陆的地方并不在远离大海的萨那城。亚丁离萨那四百多公里。2000年，美国科尔号军舰在亚丁遭到重创，近来美国更是旧事重提，扬言将亚丁也列为空袭目标之一。虽然有从首都萨那飞往亚丁的航班，但出于安全考虑，我不敢坐，便在一个清晨搭乘了一辆开往亚丁的长途车。

车内坐满也门人，惟我一张异国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刚落座就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心里一紧，日本首相刚刚宣布要协同美国作战，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极大反感。得知我是中国人，对方不再言语，马上流露出友好的态度。

去亚丁的路盘旋在气势磅礴的萨那高原上，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愈来愈低，空气也渐渐稀薄，司机给每个乘客发放一只白塑料

袋,应对高原反应引起的呕吐。因为数次到过西藏,我倒没有啥反应,但冻得瑟瑟发抖。车在一座高原小镇停下让乘客就餐,我因为寒冷不敢下来,只有饿着肚皮隔着窗看人家在店里喝热腾腾的红茶。后来一位热心的乘客帮我端来一杯红茶驱寒。赤脚趿拉双拖鞋站在寒风里的也门人笑着问我,中国没有这么冷吗?这些不惧寒冷的也门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高原的景色坚硬明朗,石砌的民居大都建筑在高高的山顶上,不可思议地紧贴刀削般的万丈悬崖,山鹰盘旋在他们的窗口。我想这里的人可能就喜欢惊心动魄的生活。长途车经过六个小时的奔波,将我送到了扼红海与印度洋之咽喉的亚丁。当海风扑面而来的时候,热浪也滚滚而来。我一天内度过了三个季节:萨那的春天、高原的冬季、海边的酷暑。

亚丁自古以来都是世界船舶东西往来必经的著名大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书中称它为“阿丹国”。当地阿拉伯人对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极感兴趣,船队的来访在阿丹国大受欢迎。国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晓谕全体国民都出来与中国客人做生意。阿丹人制作的精美黄金珠宝首饰品让中国船员欣赏不已,尤其是蒙着面纱但浑身珠宝金饰的妇女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今天,也门人制作黄金珠宝首饰的手工艺仍然闻名遐迩,不论在萨那还是在亚丁,黄金首饰生意兴隆,它仍是也门女子最钟爱的陪嫁物和装饰品。在那次贸易中,郑和船队采购到珍贵的猫儿眼等各色宝石,还有圆润的珍珠、美丽的珊瑚树等大批海特产。自1417年的这次登陆,郑和船队又在其后下西洋的途中两次造访阿丹国,而阿丹国也派遣使节数次回访中国。

明朝这支大船队造访也门之前,两国之间也并不陌生。从公元初开始,亚丁就在也门与埃及、印度、中国的贸易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古代的地理学者明确地提到了这条从中

国沿海港口经马六甲海峡西向亚丁的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描述中国的泉州港口时,就指出元朝就有也门人生活在这个城市。考古学家在泉州发现的一块刻有阿拉伯文的石头上,记载了十三世纪以前,一位也门人参与修建了当地的清真寺。曾在也门工作过多年的云南大学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马利章教授,在亚丁看到当地人使用地道的中国拔火罐,他们说此法是由率领中国船队到达也门的一位名叫撒尔宝的头领教给当地人的。也门人称它为“哈贾麦·撒尔宝”。马利章先生认为,撒尔宝是郑和的别名“三宝”的另一种叫法。

和萨那一样,亚丁城内繁华的街面上经销大量来自外埠的商品,随货船而来的中国服装、玩具,让我备感亲切。商贩们说价廉物美的中国货在这里挺受欢迎的。

重叠的潮水拍打亚丁湾,海滩仿佛蜿蜒着一条雪白的水蛇。六百年前,几百艘中国大船和船上数万名中国水手就是在这儿登陆的。他们已经走过了亚洲漫长的海岸线,游历了沿线几十个国家。难以想像数万名中国船员一次次云集异域海滩的壮观,这是当时人类航海史上从未有过的奇景。

六百年后的今天,我逐浪而来。夕阳将海边耸立的清真寺涂成了粉红色,也映红了海滩上奔跑的一群踢足球的少年。他们健康活泼,黝黑的脸庞因余晖的照耀,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见到我举起的相机,少年将海水踩得飞溅向这边跑来,然后在镜头前蹦跳、拿大顶,展示这个年龄所有的快乐。我在镜头中端详着他们,当年那支古老的船队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曾遇到一群这样可爱的少年吗?海滩上的嬉闹没有持续多久,我听见堤岸上有几个成年男人大声地喊少年过去,严肃地向他们交待什么。重新跑回来的少年,脸上突然换上了和年龄不相称的疑虑,“你不能在这里拍照了。美国要开仗了,他们将空袭我们,你在这个港口拍照是不合适的,将来他们会根据

这些图片炸我们的城市和港口。”他们一边说一边向后望去。我大吃一惊，为了不让事情变得复杂化，我收起了镜头，告诉他们，我从中国到亚丁来，是为了寻访六个世纪前在这儿登陆的一支和平船队的历史。在空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局势下，谈寻访一支古老的船队，谈和平，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一个少年犹豫地说：“你不拍港口，可以拍大海。”我摸了摸他湿漉漉的头，“我都不拍了。其实我只是觉得这里挺美的，真羡慕你们天天能看见它，还能在这里踢球，希望你们一直都这样幸福。”就在我背起摄影包离去的时候，少年又追上我，“我帮你拍一张，以后你就天天能看见红海了。”站在祖先曾经登陆的那片宁静的海滩上，他为我拍了一张留影，我身后的红海在落霞中真正地红了。

第三天回到首都萨那已经临近黄昏。刚进屋，新华社分社的老魏就来了电话，“你知道吗？昨天一位中国人在这里被绑架了！”也门虽然经常发生绑架人质的事件，但似乎从未绑架过中国人。老魏一再强调，每天要给他通次电话，以便大使馆掌握我的去向，并再三叮嘱不要随意走动。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坐在旅馆顶层的餐厅，双目随空中涂着迷彩的直升机移动，我忧心忡忡。每天在餐厅见面就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的年轻侍者穆罕得，见到我表情很不自然，好像绑架中国人质有他一份似的。不等我发问，他就赶忙解释，中国和也门的关系历来十分友好，绑架人质是那些山区的部落干的，只出于和政府讨价还价的目的，并不是针对中国。他指指楼前那座写着三个大大的中国字的“友谊桥”，说这是也门惟一的一座城市立交桥，中国援建的。又指指城郊的一座山，那山上有一座中国烈士墓，长眠着为援助也门不幸殉职的中国技术人员。他认为绑架事件很伤害中国人和也门人的友谊。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敢出旅馆一步。没有发生绑架案之前，我常常穿行于萨那的老街，

那里有不少店铺经营中国商品，老板见到我总会伸出大拇指说：“库鲁，中国。”意即都是中国货。走累的时候，我会在修水烟具的穆斯林大爷那儿歇歇脚，还会喝上一杯浓香的红茶。如今，我对每条胡同都怀有疑虑，担心类似事件发生在我身上，给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忙中添乱。人类一方面经过缜密的科学研究，发射飞船到太空寻找伙伴，同时又丧失理性地对待地球上的同类。我们曾热血沸腾地迎来了二十一世纪，各国的盛典还记忆犹新。人们天真地以为世界因一个时空的转换会有和平的奇迹出现。然而从最古老的文明算起，人类也已跋涉万年，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流血，血流岂止成河？回溯六个世纪前中国那七次和平的远航，值得人类汲取的文明养分实在是太多了……

我身上的现金所剩不多了，最要命的是我的金融信用卡不能在也门使用。只好让报社给我汇钱，谁知报社汇出的钱一周后又被退了回去，原因也不清。那么只剩一条出路——回国。

启程前，我在旅馆租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中国援也殉职人员的陵园。司机不懂英文，比画了半天，将我带到了城内一座挂着中国公路工程技术中心牌子的大院。院里走出几位中国人，见到我神情黯然地说：“你是家属吧？”他们还以为是那位不幸被绑架的中国工程人员的亲属从国内赶来了。误会解除后，一位中国翻译告诉司机，陵园在萨那城外的一座山顶上。车一直开到了山腰，我缓步登上山顶。迎面耸立着一座中国风格的纪念碑，碑石的两面分别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刻写着“中国烈士纪念碑”的碑名。碑旁还建有六角飞檐的中国式凉亭，几个也门孩子绕着凉亭追逐玩耍，给沉寂的陵园平添了几分生气。

我数了数，围绕在纪念碑四周的有四十多座用水泥砌成的烈士墓，简朴的墓碑上用凝重的大字刻写有他们的姓名。长眠在萨那高原的有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医疗队的医生。

他们分别来自四川、宁夏、湖南、陕西、江苏、上海、天津等地。细读碑文的时候,我发现好几位烈士的牺牲时间都在同一天,显然殉职于同一个事故。年代最早的墓碑是张其久烈士的,碑文介绍他作为中国公路专家小组副组长,参加了我国在也门援建的第一条公路萨那一荷台达公路的工程。那条穿行在悬崖峭壁之间的公路,是也门最险峻的公路之一,它的终点荷台达也是郑和船队当年登陆的地方。

掩埋在陵园的大部分烈士都是在这项艰难的工程中献出生命的。张其久在1961年12月14日检查工程的时候不幸遇难,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写了碑名。

站在一座写着“无名氏”的墓碑前,我停住了。来也门的路悠久漫长,多少个世纪又有多少这样的无名氏将丝绸、瓷器留在异国他乡,自身化做一座孤坟。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数万人回去的有多少?客死他乡的有多少?除

了印尼三宝垄那传说中的墓地,其余的仍然是历史的不解之谜。

我和萨那高原的风一起穿行在我的同胞的墓林中,我和长留在这里的同胞一起俯瞰山脚下绵延起伏的萨那城。古人曰“天涯何处无芳草”,还有“青山处处埋忠骨”,而当你真正面对这天涯外的芳草、青山外的忠骨,仍不由得热泪盈眶。

2001年9月30日下午五时,当我乘坐的班机离开萨那机场时,我悬了多日的心才落下来。10月1日,国庆节兼中秋节的这天夜里,我从香港转机飞往上海。机上乘客只有七八个。我从舷窗望出去,一轮又大又圆的中秋月浮在云面上,这是平生距离我最近的一轮月亮。空姐带着微笑给乘客发放月饼,但所有人都在低头看报纸,大家只关心明天的世界还有没有战乱。我轻轻地咬了一口月饼,回首水天万里,顿时五味俱全。

今夜的地球本该像月亮般宁静哪!

欢迎订阅《回族研究》

《回族研究》系全国民族学类中文核心期刊和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是目前国内惟一份全方位研究中国回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刊物。《回族研究》突出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主要发表有关回族学方面的论文资料;开辟有“回族历史”、“回族文化”、“回族哲学”、“回族经济”、“回族人物”、“回族教育”、“回族与伊斯兰教”等栏目,是回族群众了解本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汉族及其它兄弟民族了解回族的重要渠道。《回族研究》创刊十多年来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支持,订数逐年上升。此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文献数据库》。欢迎新老客户订阅。

邮发代号:74—20(如错过邮局征订时间,可直接与《回族研究》编辑部联系)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750021 电话:(0951)2074543